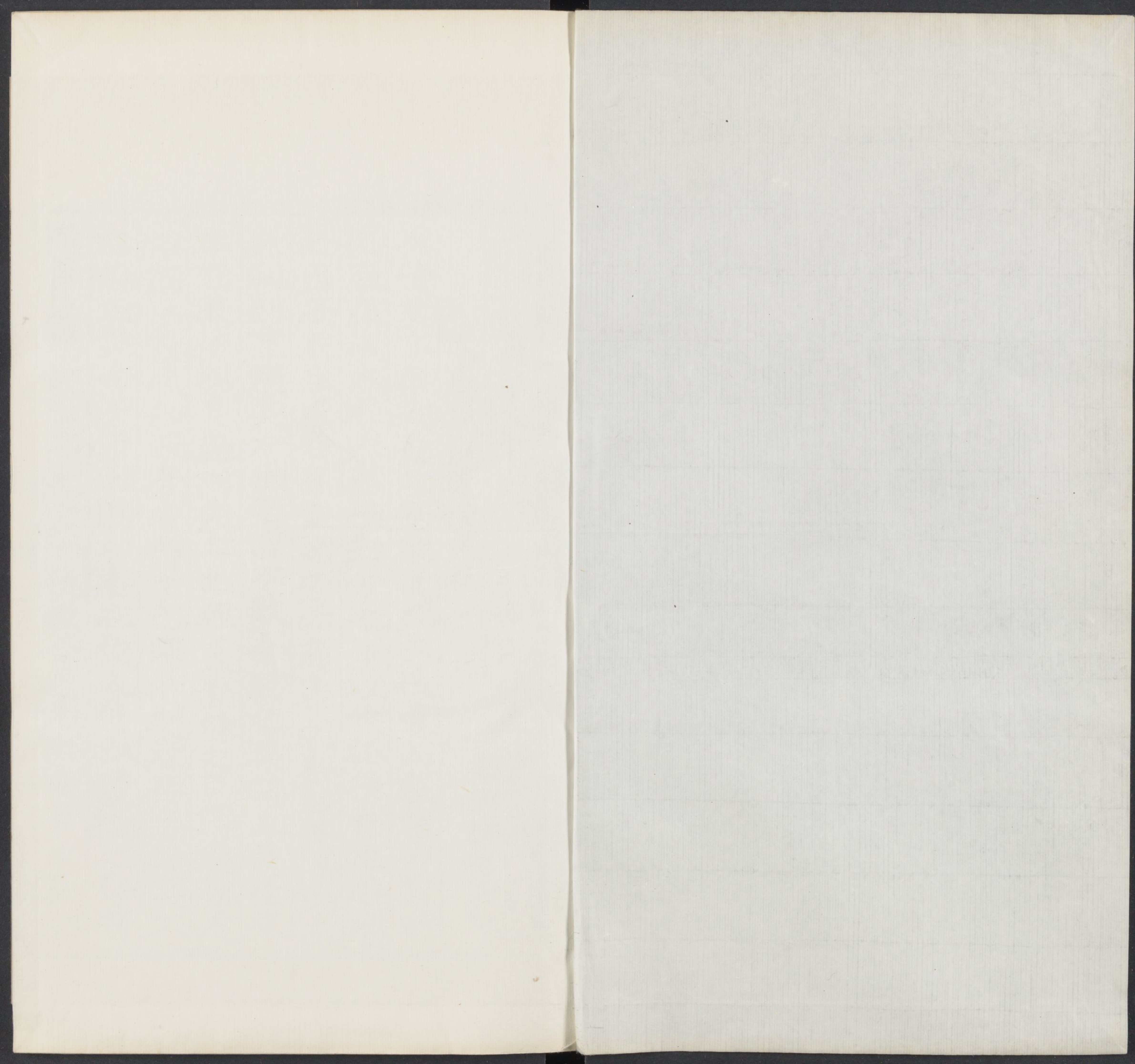


13

T 9111 / 1285







南朝賦使道使民賦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為能使民以佚道而教教得當時  
之服猶教之於農雖極勤勞之事攻於後自無怨  
之因厥滋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美則無服其勞勤而  
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然猶且為生之  
本宜教使以良勤則愛上也輕蓋盡之餘之自得於  
谷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為乎己國所利者存乎終莫不  
勉勉以從令于予而勤功志在使人使以農之務時  
雖畢力無以散事之思雖復教令時時保日以愛利



二程全書第五十四

明道文集五

南朝試佚道使民賦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為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敦俾當時  
之服徭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孜孜於後自無怨譴  
之因厥准生民各有常識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  
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為生之  
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蠢爾農  
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為乎已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  
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使人後以農疇之務時  
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時頒科條日出嚴刑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以董其或惰加忒以成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  
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  
大抵善治裕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  
出於優佚令無勤於繹騷不奪其時道以厚生之利將  
求其欲豈聞力穡之地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  
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  
取豐益業其安固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吳有國之  
力征自膺饒裕得非於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  
服勞而雖至顧有憾以曾無體允象之悅民下安其教  
同周詩之成事衆樂而趨異夫雉上之行抑民所願或

躬籍以為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  
雖勞何怨

南朝試九叙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  
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  
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  
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  
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  
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  
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



其道日被其澤其鬼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為道其發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其本因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叙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

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為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騷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荅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感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火之書有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



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  
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  
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  
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  
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  
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成之用休董之用威歡  
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  
於後者當何如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  
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  
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  
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  
行何如爾謹論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  
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  
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飢寒轉死于溝壑者徃徃而  
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  
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  
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于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何修何  
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尔純  
王之心純王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以純  
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  
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  
者哉虞夏商周之盛主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  
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  
棄其老無寒轉死者徃徃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  
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

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以將明上意  
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禪  
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  
之三老孤鄉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  
一人尔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  
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  
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  
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  
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元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  
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



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貶惡為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質學于啖道說為違者其存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為條其六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為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也孟子有言曰春

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人為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如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



後有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三十七伐者二百四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爾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徃徃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議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詳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爾陸氏之學獨能

作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為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乱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屑屑之論矣書次于郎則言非有侯而次則意將為賊爾防兵乱之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闕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



以已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掃其門宜乎對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羣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重輕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位等尔非所謂屬也

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椽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貿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為也直因循故



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為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馬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之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為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延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預夫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貧愈籠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本之術必



紓其散雖有知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  
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  
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為先何修而後可勿踈勿及以直  
所論

對天下大器羣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  
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為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  
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  
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尔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  
旦夕也試取其功近於躰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冗  
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原一而已其始

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  
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尔費既  
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  
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童  
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為今之計兵之衆豈  
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絕  
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  
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  
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  
倉之設皆齊時之文制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為舊



說之過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  
美備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効之疾歟又曰善  
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効之遲歟又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  
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効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  
善何術而遲王何勢必世而後仁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  
對聖人之道無所為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

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効則聖人  
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跡亦不入于室者也既不  
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  
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  
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  
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  
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  
蓋禮樂者雖上之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  
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遠善人之効所以遲與夫王



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為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効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訓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効乎謹對

二程全書第五十四

二程全書第五十五

伊川文集一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奏疏

為太中上 皇帝應詔書

臣珣言伏觀八月八日詔勅以比年以來水潦為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寮並許實封言時政缺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祇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



何文卷一  
一  
漑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為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  
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而賜之  
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  
之不和繫政治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  
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  
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  
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脩  
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  
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  
之闕誠聖明之為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

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  
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願陛下因  
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  
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  
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  
竊惟今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  
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為小補不足以救當世  
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  
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  
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



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脩惠養有道朝廷政化  
宜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知孝悌忠信  
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  
行政肅無奸宄盜賊之患設有不足為慮蓋有殲滅之  
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虫螟之  
災雖有之不能為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  
民食足於下也武備脩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不服雖  
有之不足為憂蓋兵甲利而儲備豐將善而士素練也  
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  
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

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况庸者乎  
循常苟安但以成俗奉世以為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  
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天下所與其理者  
如此天下可知也百姓窮蹙日以加重歛繁賦消削之  
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蓋寡司牧者治其事耳  
非有以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動情趨利避害或昧而  
反之一從其自然而陷之之道又非一途入用無聊苟  
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以亂則易搖民惟邦本  
本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  
思利而妄動乘間隙則萌奸宄逼凍殍則為盜茲幸無



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飢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  
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况勞擾多事之  
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為本今自京  
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  
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不過二三困衣食  
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飢  
寒見於道路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數年之  
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奸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  
欲為之未如何矣戎狄盜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修  
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

二虜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紓朝夕之急若其  
連術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饋餉不繼財  
用不克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繼日持  
久終有窮極之虞又况征歛興發而民轉圜飢饉愁怨  
而奸雄竊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今觀之天下之勢  
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  
識朝廷置制能使之然耶抑天幸而偶然耶幸之事其  
可常乎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  
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為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  
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為動也烏虜貽天



伊文卷一  
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  
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  
為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  
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惧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  
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  
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猶未知其本也臣所以為所尤  
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  
求賢今雖納嘉謨陳善美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  
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  
非賢者任職其能行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志於事者用  
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  
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  
人之訓為必可信先王之治為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  
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  
人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况天下之大非體乾剛  
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為  
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  
不能改為或惑於衆論之多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  
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  
不從請幸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



選擇一用舉薦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訓  
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為自後  
所舉果得其人乎曾當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  
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  
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  
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破行之曷不使天下奉承  
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  
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為陛  
下之志先立奮英斷以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  
莫敢違也况州郡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知

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故  
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  
為難勿以衆口為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  
人君所為不可以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為不然稽  
古而行非為易也曆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  
典訓將大有為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  
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可無疑也願陛下不以  
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  
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  
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為先



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畱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必盡其才，禮之厚，則躰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有功，是故惟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

為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奸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人猶豫，信不篤，則懷疑，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惧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



故蓄縮不敢有為苟且循常以圖自安耳君子弗願處也奸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曰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為知人誠難亦係取之之道何如耳臯陶為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庶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度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為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前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用之卒

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道也大率以言以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皋夔伊周之比不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乞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為先待之盡其道禮之盡其誠責之盡其或不患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其不得為蓋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懷碩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



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先朝之選天下童望在陛下責  
任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為  
安為危為治為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嘗有為以救其  
弊乎如曰當為則願示之以必為之勢詢之以爾為之  
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失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為  
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  
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  
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耳在君相協心勤求  
力為之而已如曰先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  
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

孺欺以為治矣史冊之書可以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  
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勿以臣之踈賤易其言則天下  
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治天下之治無  
它術也朝廷至于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吏皆稱其任  
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  
賢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  
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採伐不登於  
用况賢能之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  
非人君搜擇之有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  
嘗不取士也願取之之道何如耳今取士之弊議者亦



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翫聲律非求賢之道耳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于下也果天下無遺賢耶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耶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之耶臣以為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為先苟不先得賢則雖陛下勞心焦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

無為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所稱之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人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尚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奇獸環室奇玩之物雖避方殊域之所存深山大澤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盡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徒存好賢之心則何品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好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也



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求賢取士為意相  
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避所恥大率以為已任  
可矣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  
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  
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違也尚乃日不暇食  
恐失天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  
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  
也乃曰天無賢矣噫何其用心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  
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係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能  
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

朝廷之上推賢拔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退之自  
然天下嚮風自上及下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急  
務搜羅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  
守益堅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  
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  
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五而用庸  
愚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  
求摭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庙權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  
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以非常之  
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權范純仁置



之言路在今世為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効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効無愧天下矣設使大敗厥戚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擢期於得人耳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為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東擢為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

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耳三者既行不患為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心以生民為念鑒苟安之弊思求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為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為譏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兢皇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代太中上 皇帝書

月日具名臣程珣皇恐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智愚靡不知忠孝之為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為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為君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獲不孝之譏為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至切天下共知然臣以踈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鑒歷古之失為先帝深慮則臣子之心無不慰

安何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如之何其亡也安曆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冊嗚呼二嗣君不苟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為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後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



遠人情所迫耳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  
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  
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  
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  
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  
廢興之言為忌諱莫敢及於此苟徇人情辜負往者不  
忠之大者也臣切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  
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遠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  
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  
情深為遠慮奉承遺詔嚴飾有司凡百規為並依魏文

帝之制明器所頒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  
之物無得入墳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  
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統帛易朽之  
物亦能為惠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  
崇大雖使無歲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  
之後世必知之臣嘗游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  
唯昭陵不犯陵傍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以歷  
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  
豈有陛下厚其親而臣反欲薄其君者乎誠以厚於先  
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墮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



况於園陵何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群臣  
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  
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帝  
之福矣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  
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  
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踴躍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  
謹言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臣思未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章奏交  
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

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  
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切以濮王之生陛下而  
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  
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  
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  
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  
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  
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  
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  
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寔生聖躬曰



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  
絕其等倫如此而已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與  
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  
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又致  
陛下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  
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  
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理使濮王與諸父夷等  
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遠也臣以為所  
生之義至尊之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  
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

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  
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  
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  
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  
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  
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  
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庶父也在於人  
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  
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  
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為取父義則與稱



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遠  
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  
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躰屬不恭義有大害稱  
之於仁廟乃有向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衆  
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  
謂不加殊名無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  
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躰則  
必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  
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  
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

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大王如此則復然殊號絕  
異等論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  
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  
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廟无嫌貳之失  
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後世之  
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係於濮國下自  
於大統无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  
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  
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体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  
位之日海宇億兆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



伊文卷一  
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庶之子也今復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庶不言自絕群情洵懼異論喧天王者之孝在乎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聖人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庶在位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罅隙其視陛下

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立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如此不無回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支吾言者繳冀得已尚肯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乃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



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  
願

代呂晦叔應詔疏

伏覩今月十三日詔勅以等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  
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无所補報退就閑  
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所警  
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當悉効其忠懇况臣世荷國恩  
久參近侍雖罪戾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  
觀前史所載等之為變多矣鮮有无其應者盖上天之  
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

以今日之變孰為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豈非政今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為誣矣  
臣復何言詔之祈求亦為虛設若以為政之所致則改  
而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讓而去  
也傳曰天之有善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而布新願  
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  
政既善无所可除則天為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為當求  
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无道之世曷嘗不遇  
灾而惧然而能自新者盖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  
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為非以邪而為正敗亡至於



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  
亦惑而不能辨耳臣以為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  
能省已之存心考已之任人察已之為政思已之自處  
然後質人之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  
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為陛下辨之而謂省已之存心  
者人君因億兆以為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  
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  
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持所  
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綱條為可喜以富國  
家強兵甲為自得銳於作為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

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  
為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為歡悅乎  
為愁怨乎民生為阜足乎為窮蹙乎政事為安之乎為  
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  
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已之自  
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  
必不以斯言為安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為憂而至  
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  
陛下今日自處以天下為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  
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



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  
之矣或以為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為者至矣天下  
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所謂積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  
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為也察之  
以一人之心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  
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為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  
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  
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  
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為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

正欽豈能自知如是者以天下循其私欲者也勤心勞  
力適足以致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心而  
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乎苟  
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已之任  
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已求其見正  
而不求其徒欲逆心者求諸道遠志者察其非尚孜孜  
焉慎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  
信以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  
惑之至於其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悞推是而往鹿可以  
為馬矣願陛下考已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



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  
偏主好惡取捨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  
者衆矣進之於朝者有矣及乎既有為也皆以不合而  
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為賢者也然後議論  
无遺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為天下  
之公乎意之私乎自議論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  
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  
言可惧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无失然至於  
朝合則為不世之賢暮隙則有一作無窮之罪顛銷靡  
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為政者

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  
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  
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迓和氣臣以為唯至誠  
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  
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修政遂  
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已來  
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  
天下徒以為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  
此天戒奮然改為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  
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踈三年

臣弼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榮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務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鉄罩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催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柰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為計士民之間有知之

者死不痛心歛恨况老臣之心乎况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為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為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尽用亦當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為後日之慮決於聖心死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



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无知之人必不敢以為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聖聰者在陛下層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為賢乎為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為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為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禘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誠於後

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群臣必死以為非者若以臣言為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為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為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為大罪今遇可為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



則已令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為之理况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富公見託為此奏願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為忠孝罪人

二程全書第五十五

二程全書第五十六

伊川文集二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元禮八年

臣願言今日唯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克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蒙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辨伏念臣才識迂踈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



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願言今日日在汝州膝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置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意實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為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為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矣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克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

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為陛下出况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

元祐元年閏二月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况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勅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  
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回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  
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味死上聞天聽竊  
以知人則哲帝光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  
退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畝  
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効天下之  
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  
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  
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  
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  
無任

貼黃

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  
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  
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旨揮許臣實封  
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



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傳一作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

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此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灵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伊文卷二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為皇帝尚幼未煩  
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  
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  
能言而教者蓋為此也

##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  
傳其德義保保其身体後世作事先本知求治而不知  
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  
體之法復无闻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  
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

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  
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  
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  
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  
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  
臣十人克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  
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  
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 貼黃

今不設保傳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



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  
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  
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  
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  
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  
畏祇懼為首後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  
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  
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  
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博欲乞  
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  
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  
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  
事臣以為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  
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



安得不以為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願言准閣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固辭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荷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退之間為一時之觀則可笑必欲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斁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已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群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具表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



雖至愚讀書為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  
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  
敢復辭或在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  
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  
誠願賜開納伏候勅旨

乞六參白上殿劄子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  
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  
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且至中秋方御經筵數  
月之間講讀官无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

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  
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踈略如此臣欲乞未御  
經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  
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  
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  
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于茲幾三  
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  
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



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若穴首  
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亦有意於仕也辭  
辭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  
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  
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  
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  
己之徵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那有常憲是  
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  
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  
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

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  
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无過於此矣  
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  
陛下貪官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  
言以覲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在妄无取則  
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  
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  
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无窮之基乃臣之心也  
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  
君之心事君之禮會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



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沮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累言常伯至於

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解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解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



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晚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又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

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做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遠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未間以暑



熟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是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

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悞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者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終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覓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肆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



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  
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  
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  
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  
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  
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  
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  
主上氣躰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柔薄深可慮  
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  
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上前置御座太皇太后安

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

奏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

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  
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  
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  
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  
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  
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  
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  
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



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  
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  
齋豫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  
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  
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  
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  
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  
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  
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  
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故也陛下擢臣於草

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不敢以其所  
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  
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  
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觀能傳於後世不虞  
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  
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  
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  
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  
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惧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勅差臣兼權判登  
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竊以  
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  
詳不敢重疊叙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  
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勅命不敢  
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寫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  
日或有意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  
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  
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  
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  
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  
豈特一時之美事足辨作為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  
聞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  
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况臣稟性朴愚唯知  
為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苟必致廢闕若得專  
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



於察特許辭免伏候勅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為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无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負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切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

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入上太皇太后疏元祐二年春

臣願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有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况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免一事合聖心者竊疑



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亦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死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為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

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勝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說說所係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冲間日請講足矣更死作事此甚不然若後前不曾有為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佞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涼處講讀表狀元祐二年三月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嫩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即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日

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元祐二年四月

日月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无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



謂自古國家所患无大者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為心孜孜求治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无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无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

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迂以稽古為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俾折為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



伊文卷二  
義理之至當古者所當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矣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

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



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

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者以周宣之臣為能尊者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无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稽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本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之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



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  
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  
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  
懼獲鄙於聖鑒矣諫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  
弊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  
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

元祐二年夏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  
輔導入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  
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

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  
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  
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求損  
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  
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  
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  
乎况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  
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  
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  
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



開樂宴直候司事而用義為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呈第一狀元祐二年十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任真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佞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為說書雖說書却以朝官乃去其分也臣本無官只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

義理

第二狀十一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賦畀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



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受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  
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  
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為  
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  
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

元祐三年春

臣切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  
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  
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  
實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出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

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  
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違寧繼上封章  
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sub>聞一作</sub>俞音在臣義既當去敢不  
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  
知享祿勝於躬耕貧賈不如溫足顧以讀書為儒粗知  
廉耻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  
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以三月未得  
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疊煩



瀆聖聽切以朝廷特起臣於畎畝之中寘之經筵使輔  
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不顧去就  
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  
必期得請自古為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切恐朝  
廷顧惜事體既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  
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  
竭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  
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

之職觀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推陛下用人之意不  
其深乎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為如此之事  
者豈止聲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  
令德重望為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  
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釁陰積  
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為天下所  
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為聖明  
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  
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  
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



伊文卷二 十五  
耻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為大過二三大臣之  
薦未為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為亦所以為朝廷也  
不知臣者不以臣為忿躁必以臣為沽激臣豈然哉臣  
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已不見信  
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世乎蓋質  
之聖賢考之經義為當然爾况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  
道學者所共知也願陛下通詢輔臣臣之請為義乎為  
非義乎如以為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煩瀆  
之罪如以為為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  
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元祐三  
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  
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  
命出為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為  
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効而引去至于五請而  
未聽豈可力辯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  
遽丁家艱思无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  
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  
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被黜為朝  
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為朝廷羞无所益於明



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誥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願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甄收之命義實難安謝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

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為辯辭解釋文義唯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俟交發志之乎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常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躡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為繼古之事



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覲幸宜其  
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為臣屢  
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事制退身當  
遂於初心豈捨上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  
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聞今傳後更有  
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  
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  
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无耻以苟祿位孟子所謂  
是為壅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  
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

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况朝廷乎在臣无可受之理敢  
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  
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  
効惟今日冒死為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  
為臣去就之義觀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

心也

貼黃

臣求去與辭具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



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處經義非出  
私意伏望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勾崇福宮狀

元祐九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  
兩具表狀辭免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勅特授左通直  
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露封章不敢  
遜言惟盡敬主之意深陳古義蓋存報國之心天聽至  
高言已盡而誠乎未格君威難犯慮其瀆而憂惧交深  
非特畏於刑章實願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頻煩臣  
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勅牒臣已領訖伏為見患腰跨

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河南府乞尋醫狀

元祐七年八月

昨昨准勅授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為  
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  
日未得痊安切懼又稽朝命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  
府伏乞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子  
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  
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祇荷厚恩不任惶懼恭以皇帝陛



下親政之初萬邦黎獻至于海隅蒼生夷狄蠻貊之人  
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勸  
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明崇儒重道事  
無不察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亦允  
公論為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伏念臣  
去年丁憂服闕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  
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進退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  
之言繫常程文字即以付外不曾得經聖覽既而改命  
祠宮遂以尋醫得去方受恩分忽被誤恩雖仰荷於甄  
收敢自渝其節守伏望聖慈曲憐舊物深鑒丹誠將臣  
宸嚴臣無任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  
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日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  
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惧不知所措臣聞  
知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  
臣言其言而遽為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  
敢辭免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蒙恩命即具奏陳乞



將臣丁憂服闕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  
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  
愚不喻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為是  
乎為非乎若以為是則受為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  
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  
為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  
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  
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為輕重故忽棄其言陛  
下不經省覽而輔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  
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

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  
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尚冀微  
誠感格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

元符三年十月

臣頓首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  
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  
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竊念臣  
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  
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  
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



敢不益善其身屬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  
恩

二程全書第五十六



程子遺書卷之六

思

二程全書卷之六



